

中國畫最初之
與故法之
研究

邱定夫 著



邱定夫 著

中國畫最初有宗派風格
與技法之探究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出版

中國畫民初各家宗派風格與技法之探究

定價：平裝每本新臺幣三〇〇元整

著作者：邱定夫

出版者：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代表人：李福臻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二一一六號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華岡路五五號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一

郵摺：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臺北市漢口街一段三十一號二樓

電話：三八一二八一一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大功館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二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前　　言

藝術乃人類心智與感情所凝鍊之結晶，而此結晶又非長久浸溶於此道者，難能盡體其中精妙之意趣。余自幼即耽於繪事，醉心吾國繪畫、由臨摹而創作，由工筆以至寫意，深感中國繪畫之璀璨博大，內蘊之雋永精深、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藝術之創作固然離不開技法，然最高之境界仍繫於思想，蓋藝術創作非徒爲手藝之活動，而心靈之運用尤爲重要，故藝術創作必以理論爲基礎，由理論領導技法、復由技法實現理論、理論與技法之配合，方能創造出偉大之藝術。余資質雖鈍，然平日專注繪作之餘，亦兼及繪畫思想、畫史、畫論之鑽研，其意乃期能免覆蹈如余紹宋於畫法要錄一編卷首所言「今世畫家固多文士，然以繪畫爲業，僅知塗抹而不知精究學理，以求其所以然者，亦實繁有徒，甚且成爲手技淪於工匠而不自覺。……」。

我國傳統繪畫代有新猷，六朝異於兩漢，兩宋別於三唐，元後明清，雖以崇古成風，變易情況不甚顯著，但亦非全因循固步，新變代雄之士，仍不乏人。尤其清末以降，因受西歐新思潮之衝擊及其他外來文

化因素之影響，使得此一時期之畫壇，一方面固然須保有中國數千年舊有文化之傳統，另一方面又須接受西方美術思潮之激盪，有識之士，多思變革，因有改良國畫與西畫華化的探求，乃孳育了清末民初繪畫多種風格之成長，景象蓬勃、名家輩出。而此時期各家憑其個人不同之際遇，特異之個性與風格，為民國初年畫壇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本文不避學淺質陋，試圖就近年所蒐集之資料，對此一時期之各家宗派及代表畫家、作一陳述、從其生平、時代背景、地理因素等外在環境探討入手，進而分析其內在性格情操，繼之對其畫風及繪畫技法逐一探究。唯個人見聞有限，藏書不多、參考資料不夠完備，自不免掛一而漏萬，實有待日後之補充。

吾國畫學固以不落跡象為高，然必先從規矩入手而循至於不落跡象乃為可貴，王安節云：「有法之極歸於無法」（見青在堂學畫淺說），清初四僧之一石濤大師亦曾云：「以無法生有法」。此無法處正是有法之始。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註：苦瓜和尚畫語錄之研究四七八頁）歷代畫史、畫論、畫法，專著論述、言論精闢者，不在少數，其中論及畫法者如余越園先生畫法要錄一、二編共四冊，所收者都一百十九種，參考者倍之，綜合歷代畫論，搜羅完備、取材廣泛；于安瀾先生之畫論叢刊集山水松石格以下五十一種，畫論精華；鄧氏、黃氏輯錄美術叢書、網羅豐富、成藝苑巨觀；傅抱石先生之中國繪畫理論，畫論、畫法皆會作分類列述，咸稱詳盡，本文所舉述者，受篇幅之限，為免重覆，儘不贅敍。謹以多年師門薪傳及從藝繪事體驗所得，由觀察圖片及畫蹟入手，理論與技法

參照，對列舉諸名家之繪畫技法略作研探，野人獻曝、爰表示個人對先進們成就敬仰之忱，亦爲個人學習之開端，苟能提供於初學，縱爲蟻負芹獻，微不足道，余亦樂予成事焉。

本書得以完成承吾師歐豪年先生、吳學讓先生提供資料，督促斧正、受惠之深、永難圖報、出版刊行之際，特藉此致虔敬謝忱。古人著文每恨其早，蓋虞其時時而有誤也。盲人撲象，存其所知，覆校之間，慚汗滿脊。惟祈識者有以教之。

中國畫民初各家宗派風格與技法之探究

目 錄

前言

第一章 尚古意的金石畫派

第一節 金石畫派之孕育與發展	一
第二節 金石畫派代表畫家及畫風探究	一
一、吳昌碩生平及其在藝術上之成就	六
二、齊白石的家世及學畫歷程	六
三、齊白石之畫風	一四
四、齊白石的人格與愛國情操	一九

第一章 重新意的嶺南畫派與中西合璧畫家

第一節 嶺南畫派的崛起及其畫風.....

第二節 嶺南三家——高劍父 高奇峰 陳樹人.....

第三節 嶺南畫派技法之探究.....

第四節 嶺南畫派對我國繪畫的影響.....

第五節 中西合璧畫風成長之時代背景.....

第六節 中西合璧畫風代表畫家.....

一、徐悲鴻之生平.....

二、徐悲鴻之畫風及其時代背景.....

(一) 日本美術蛻變給徐悲鴻的啟示.....

(二) 徐悲鴻繪畫風格與寫實主義之關係探討.....

三、林風眠之生平.....

四、林風眠繪畫創作思想.....

五、林風眠對中國藝術教育的貢獻.....

第三章 富有創意之山水巨擘

第一節 黃賓虹生平與學畫經過	一〇三
第二節 黃賓虹的畫風	一〇五
第三節 黃賓虹繪畫技法探討	一〇九
第四節 黃賓虹對學術之貢獻	一一五
第五節 傅抱石之生平與遭遇	一三二
第六節 傅抱石之畫風及技法探討	一三五
第七節 傅抱石繪畫藝術之成就與貢獻	一四三
第八節 張大千的家世與畫歷、畫風	一五一
第九節 張大千的情操	一五三
第十節 滕心畬之家世與畫歷	一六九
第十一節 滕心畬在藝事方面之成就	一七二
第十二節 滕心畬之志節	一七八

附錄一	張大千畫說	一九九
附錄二	寒玉堂論畫	二〇六
附錄三	參考書目	二三二
附錄四	參考圖版	二三九

第一章 尚古意的金石畫派

第一節 金石畫派之孕育與發展

民國初年的繪畫，與清代末年的畫風，不易強爲分割。清末畫風頹弱，墨守成規，徒事技巧之摹仿，了無生機，有識之士，由於對傳統藝術的重新評估、導致一個新方向的來臨，便引金石藝術入畫，徹底精研金石碑學，把碑的用筆入畫，吳昌碩、齊白石的用筆更取法古篆，使筆意轉趨古樸渾厚，此繼徐渭、八大、石濤之後，將文人畫發揮到了最高點。其實，書法與繪畫在歷史上早已是公認的兩大藝術，書畫同源，已爲不爭的定論。兩者使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毛筆和墨；兩者的藝術表現也都是毛筆和墨的結合，在紙、絹等素材上，產生出變化多端的線條。中華民族有文字之初，字等於畫，寫字等於作畫，作畫也等於寫字，所以在中國畫的落款，國畫家們常喜歡題上某某寫，也就淵源於此。有史可考的古陶器上的文字，以及甲骨文、大篆、小篆，都有十足的畫意，只是甲骨文經過「刻」的層面，金文經過「范」的手續（註一），刻石經過「鑿」的程序（註二）書法與繪畫的關係，遠在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的敍畫源流說及：「是時也，書畫同源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以意，故有書；無以傳其形

，故有畫。」（註三）明白的說出書畫實在是由同一基本而作爲兩種用途使用的。張彥遠又引證顏光祿的說話：

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註四）又因象形文字是文字，也是繪畫。文字初爲表達意思，繼因工具漸完備，對書法美的探索，自殷、商、周、秦迄晉、唐而大成，已躍然於「表意」之上。至於繪畫，早於文字、線條與五彩並用，在漢唐時代已經有了規模，到南北朝，謝赫輯成六法：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傅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註五）六法者，後世畫家，無不奉以爲金科玉律。

其一「骨法用筆」，整個涵義可解爲用合適的筆法來表現形體，形體的完美，和線條的強弱利疾緊密結合。「有骨」便是以挺拔有力的線條鈎出形體。反之；沒骨便是沒有先用線條立定形象，直接著色塗抹。（註六）。此即強調書中的筆意，線條美，書法含有繪畫美，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畫中應具書意，當有其共同通性，尤其中國繪畫可說是以線條爲主幹的藝術。書畫同體的觀念，一直深植於文人畫家胸中。書法入畫的情形，也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來，在宋代馬和之（註七）的畫筆中，就包含了許多優美的書法意味，而獨成一格。

元趙孟頫曾留下一首詩，給後人很大啟示，詩曰：

「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須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註八）

因趙氏是一個大書家，同時也是一個大畫家，他有意識的合書法美到繪畫裏，他逐漸發覺書法中筆的變化，如篆書是圓的線條，隸書是方的線條，行草是流動的線條，都適合在繪畫中負起表達各種趣味的任務，於是有意識的博合書法用筆到繪畫裏。

元柯九思、錢舜舉、湯垕、楊維楨輩，皆主張以書法作畫，而講用筆者也。柯氏之言曰：

「寫竹，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

（註九）

楊維楨之言曰：

「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註十）

湯垕之言曰：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註十一）

明代王世貞對於書法入畫也說：「畫石如飛白木如籀」，「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

。」（註十二）

畫葉摻和了楷書用筆，除去古木竹石系外，唐寅也有更深體認，於是書法入畫深入各類用筆：「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耳，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註十三）文徵明也因此致力筆的使轉，獨步明季，畫筆充滿書意。而徐渭、八大、石濤，都是書法入畫的佼佼者此數家者，皆主張以書法作畫者，書畫同途，書法入畫的說法益盛，流風繼起不衰，在文人畫中流行、生根。

清末民初，浙江安吉縣的吳昌碩更在繪畫創作上提出其新觀念：發抒真意，廢除臨摹。作畫，用篆籀寫線，把他寫了數十年石鼓文的大篆線條嚴密的結構濃淡和彩色的變化，陽剛之美線條，逐漸滲入繪畫。具有金石氣氛，趣味古樸魄力雄渾的繪畫風格，使我國美術史，獲得一次大力扭轉與推動。他在一首梅花詩中云：「吾謂物有天、物物皆殊相，吾謂筆有靈，筆筆皆殊狀」。顯然是秉筆與造物爭衡，在那個時代，這種想法是非常新穎的。在民國以後作畫的數量最多，紅花墨葉，氣勢磅礴，而又可拙可喜，從之者王一亭、陳師曾、凌直支、王個簃、潘天授，等人，時人目爲金石派。（註十四）。然而所指金石，祇是依其筆觸構成的線畫而言，並未提及其畫面上墨韻的發揮。他們發揮墨韻不僅師法前人的「破墨」，而且進攝前人的「潑墨」，兩相運用，墨韻與筆趣相彰，一洗其柔靡的繪畫風尚。因此他們自言「汲古潤今」，抒發新意。（註十五）。後二十年，齊白石更進一步，以自然爲師，擺脫古人羈束，創造開張雄渾的畫風，在當時偏囿於臨摹積習的畫家們，僉示反對或蔑視，然而由於他們在文學、書法、篆

刻方面的修養功深，所爲構圖，清新脫俗，不得不令人歎服。在他們影響下，南方與北方的從學之士，傾向於創作的風氣日盛，如此，乃導致中國繪畫日後進一步的向新。

第二節 金石畫派代表畫家及畫風探究

一、吳昌碩生平及其在藝術上之成就

吳昌碩，清道光二十四年（西元一八四四）農曆八月一日，出生於浙江安吉縣，彰吳村一個書香門第。原名俊卿、字昌碩，後以字行，曾得到一個瓦缶，經考古家鑑定，認為很可能是三代遺物，非常珍視，自此他把住處就叫「缶廬」、別署「老缶」、「缶道人」。其他又叫「碩石」「倉石」「苦鐵」，「大聲」，「石尊者」、「破荷亭長」都是他的號，其父辛甲先生為舉人，學養俱優，酷愛金石書畫，受知於鄉里，人皆以鴻儒欽之。昌碩為獨子，幼年很受嬌縱，按我國迷信的習俗，怕遭天祐而夭折，故曾有一個叫「香阿嬌」的女孩子名字。他在家學淵源又得寵愛下，自幼耳濡目染，孕育了對書法，與篆刻濃厚的興趣。十歲就開始磨石奏刀反復彫刻，得父親之督導，已略窺門徑。但那時石材昂貴獲取不易，所以他只好在那些磚頭瓦片上學彫刻，從中體會到樸實有力的刀法。也有人說：幼小時候由於淘氣，被家長關在空倉裏，他坐在裏面無聊，取下牆上一枝大鐵釘就在地磚上刻劃起來，培養了他操刀彫刻的強勁腕力，另一方面也引發了他對刻劃的興趣。十六歲以後，對文學、與篆刻已漸得門徑，更知奮發上進，

朝斯夕斯，勤學不懈。十八歲時候，洪楊亂起，太平天國勢力滲入浙省與清兵反復征戰，互肆兇殘，刀光劍影，廬舍爲墟。兵燹之災加上飢荒，居民只得四處逃生，昌碩在家存身不得，乃隨家人逃難，倉促慌亂中與父母散失，母親、妹妹及其未婚妻都陷戰區。此時吳昌碩遂孤身浪跡天涯，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輾轉於窮鄉僻壤間；幫別人做散工當雜役度日，歷盡千辛萬苦，達五年之久，到二十一歲那年，才算又回到自己老家安吉，抵家之日，則一切均已改變，村中人煙寥落，滿目荒涼，母與妹均遭亂軍所害，未婚妻也死了，連棺材都買不起，只被家人草草地埋在院子裏的一棵桂花樹下。未婚妻姓章，雖然未成親，然於烽火中照顧他的母親，與妹妹，患難與共，所以他也非常傷心。回鄉之後的吳昌碩，隨侍暮年老父，從事農耕，以圖重振。尚幸歲稔年豐，在一年辛勤之餘，除與老父生活所需外，尚得少許結餘。乃克紹舊業，重新讀書，喜涉經史文字訓詁之學，並開始臨摹石鼓文及精心致力篆刻。石鼓，乃我國歷史文化上的瓊寶，唐代貞觀年間（西元六四〇年前後），在陝西省鳳翔縣之南約十公里處被發現，因十石形似鼓，故稱「石鼓」、十鼓鼓身各刻文一字一篇，發現時字已飽經風雨剝蝕，及北宋所椎搨本，尙得五百餘字，之後代有脫損，現所存者僅約三百字而已。石鼓的貴重，即在這些刻字所蘊含的文史資料。石鼓刻字經一一考釋後，知其原應有七百三十三字，係屬十篇四言詩歌，其不論篇章、字句、語法、用韻，各物及作法，皆「詩經」中期之作品相同……，其字體端整勻稱，筆筆粗細一致，是承襲西周晚期彝銘風格，而獨行於秦國的籀文大篆，與東周各國彝銘略異。（註十六）。由於往昔身歷艱險困頓，深知在安定環境下讀書的機會，委實難得，故一卷在手，一筆在握，一刀在掌，無不聚精會神全力全